

饭瓜

□胡嘉成

现今的南瓜，颠覆了我固有的认知，往昔是一款夏秋季节里的吃食，而今一年四季都能在超市里见到。

在采购中，见到人们所选择的南瓜品种，再次颠覆了我认知。往昔大家喜欢选择外观老黄色的南瓜，认为这样的南瓜吃起来“粉糯”，但现今的见闻使我感慨。超市里的蔬菜柜上陈列着两种表皮颜色截然不同的南瓜，黄褐色的形体大，有牛鞭状和葫芦状的；而扁圆小巧的南瓜，表皮墨绿色的，个头大小不到黄颜色的一半。在我的记忆里，这类墨绿色的南瓜最不受欢迎，是往昔人们鄙视的水分多的“青胖货”，一煮就“散架”。但现在，许多人喜欢的恰恰就是这种“青胖货”。这种小南瓜生得特别结实，煮前用菜刀切分时感觉硬邦邦的，但煮熟后的“粉糯”味竟然可与奉化芋艿头比肩，是农科人员经过多年艰辛的努力，探索研究培育而成，是制作人们青睐的南瓜粉丝的好原料。

每次见到南瓜，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半个多世纪前的乡村生活。南瓜在宁波的乡间被称为“饭瓜”，俗语说的“瓜菜半年粮”中的“瓜”，指称的就是饭瓜，是一款果腹的吃食。每年栽种几株饭瓜，是农家在春季的重要农事。先是育苗，然后一般是在清明前后开始移栽。为了以后收获的饭瓜“粉糯”，栽种前人们都不惜工本地施足基肥，往预先作好的坵土里填上风化的河泥以及腐熟的猪牛粪、鸡鸭粪等农家肥。当年栽培的品种大多是那种老黄色表皮疙疙瘩瘩隆起的“疙疸饭瓜”，植株枝蔓茂盛强健，主蔓自由伸展达五六米长。人们普遍地利用杂边地栽种，有种在山坡高坎下的，就让饭瓜攀援在坎面的斜坡上生长和开花结果。

有栽种在河湾及池塘边的，往往会在河塘中打下几根木桩，利用竹木棒等材料连接木桩，搭起一座高出水面一米多的棚架，在棚架面铺上废旧的凉席，就让岸上的饭瓜蔓延延伸到棚席上生长和结实。更有不少人家喜在房前屋后栽种，尤其是利用堆柴草的



小屋、养猪的猪圈屋的墙根底下的空隙，堆起一个土层深厚的土坵，视屋面宽度种上几株饭瓜。我们家就这样，当饭瓜的枝蔓开始伸展时，大人们就会不失时机地倚靠几根竹木条在墙面上，下端插入土中使之牢固，再用草绳将这几根竹木条从上到下连接起来，俨然成为一张挂在小屋墙上的绳网，引伸饭瓜的枝蔓在绳网上，攀援着去到屋面上生长结实。但常常有“性急”的枝蔓等不及到屋顶，竟然在绳网上开花结果了，家里的大人们常常是“顺其自然”，赶紧用草绳索编结起一个宽宽的网袋，套上小饭瓜系挂在绳网上。当饭瓜被绳袋托住承重后，就能继续稳妥安全地生长。

当年的饭瓜都是等到黄熟后才采摘的，一只只如洗脸盆那样大。自家当天可吃不完，大家就想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，就是左邻右舍调剂，互通有无，每天轮流着由一家剖开一只大饭瓜来，几家共同分吃，保证天天吃到新鲜的。我们家和乡邻们一样，对收获的这些老黄饭瓜并没有蒸煮煎炒地烹调，只是作为“填肚皮”的食品而简单方便地炊制，或是切成两三手指头宽的块，放到架在柴火灶上的镬中煮成烤饭瓜，或是切成小块放在加了水和米的镬中煮起一镬饭瓜粥。饭瓜粥除了作早上或晚上的正餐，还常常作农忙时的“点心饭”，配合米馒头等一起享用。而烤饭瓜一般都是正餐时“省饭”的食料，往往在吃饭前先吃一碗烤饭瓜在肚皮里“打底子”，预先抢占一些“地盘”，给米饭少留出容纳的空间。

当年的饭瓜还给许多人的童年生活增添乐趣。摘老黄饭瓜时往往都保留了一截顶上弯弯的老瓜蔓，我们称“饭瓜拳头”。生长牢固的饭瓜拳头犹如雨伞的握手一样，方便人们用手提拿着搬运饭瓜。煮烤饭瓜时，大人们总会留下不短的饭瓜拳头，而且特意将这一块切成四四方方的，在饭瓜熟了后，就将如大人手掌板大小的这块赏赐给家里的儿童。我和许多小伙伴一样，进餐时都会打“后手”留下这块带拳头的，先急急地去吃镬里的，而且专挑底下粘着镬底的几块饭瓜，因为那几块总沾着饭瓜烧煮中熬煮出来的甜甜的糖汁，常是先让舌尖享受，舔刮尽沾黏的糖汁再吃这块饭瓜。

而小伙伴们在饭后聚会到约定地点玩耍时，提拿在手里的这块带拳头的饭瓜宝贝就是游戏的“彩头”。每个人在游戏中轮流“做庄”，做庄的抽出另一手握成拳，内中捏着几粒黄豆，让大家猜拳头里的黄豆数，猜对了的得到“彩头”奖励——可尽情在庄家手里捏着的饭瓜拳头下咬一口；而如果没猜中，那这位小伙伴手中提拿的宝贝可就要让庄家的嘴巴折损一个角了。在这样猜物玩耍中作彩头的，还有饭瓜剖出的籽。家里的大人们将剖出的饭瓜籽用清水漂洗晒干，伴和盐粒在镬中炒熟后储存在果桶里，儿童们每次出门就去抓一把放在口袋里，当提拿在手里的宝贝在猜物游戏中消耗殆尽时，口袋里的饭瓜籽就开始粉墨登场发挥开销功能了，大家都不会像大人一样地细心“磕”，而是直截了当地放进口中嚼食后咽下肚皮了事。

饭瓜现今仍是人们青睐的食物，但绝不是为了果腹，而是成了一款调节肠胃的养生保健食品。

包书皮

□王建勇

包书皮，说得雅一点，叫包书衣，但宁波人一般叫包书面。

记得我读小学时，每学期老师发下新书，我们都会用旧报纸、旧挂历、牛皮纸等包书面，以保护书籍。家里条件好一点的同学，则直接套上从文具店买来的塑料“书皮”，既漂亮又快捷。

买来的“书皮”虽省却了包书面的麻烦，但也失去了包书面过程中特有的乐趣，算是有得必有失吧。

自己动手包书面，一般要准备好小刀、尺、小剪刀、笔、纸等，假如包得熟练，则准备好了包书面的纸，一把小刀就够了。

包书面时，我们会先把书本放在作为“书皮”的纸上。“书皮”纸的长度一般要比书本的长度长10厘米，也就是上下各多留5厘米，把多余的长度折叠后用小刀裁掉，“书皮”的长度也就确定了。

接着，要确定“书皮”纸的宽度。“书皮”纸的宽度一般是书本宽度乘以2加书本厚度再加20厘米，即书本左右各预留10厘米。

包书面时，把纸对折，书脊放在“书皮”纸的对折线上，书本上下各留5厘米，左右各留10厘米，书也就放在“书皮”纸的中间了。

然后，在书脊左右两边用笔做好记号，把左边上下两点、右边上下两点连接，用剪刀各剪5厘米长度，把这上下5厘米的纸折叠在书脊下面；再把书本左右预留的10厘米折叠成5厘米宽度（也就是折叠成双层），再从离书脊5厘米处作为一个点，跟书角90°处这个点连成一条直线，折叠，用小刀从离书脊5厘米处斜裁至书角90°处这个点，再把“书皮”纸四个角进行折叠、翻转，书面也就包好了。

那时，好多同学都喜欢用旧挂历作“书皮”，我倒喜欢用牛皮纸做“书皮”，因为牛皮更耐磨。

最后，我们会在包了“书皮”的语文课本上写上“语文”、数学课本上写上“数学”……再写上“年级”、“姓名”等。

据说，作家孙犁晚年身体不好，包书面成了孙犁晚年调节身心的一种方式。孙犁会边包书面边思考，在这一过程中，会随手记录自己日常所思、所想、所闻，独创了一种写作形式。后来，他将这些文章结集出版，书名就叫《书衣文录》。

孙犁在《书衣文录》中写道：“利用所得废纸，包装发还旧书……然后，题书名、作者、卷数于书衣上。”简直跟我们学生时代给课本包书面做的一模一样。这样看来，包书面的确有独特的乐趣。

